

第二部
用权

崇祯大传奇

晏青 / 著

崇祯大传奇

晏青／著

第二部
用权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崇祯大传奇：全三册 / 晏青著. —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339-4576-3

I. ①崇… II. ①晏…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78763号

全案策划 大星(上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周语 李灿 王艳

责任印制 吴春娟

崇祯大传奇(全三册)

晏青 /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32

字数 605千字

印张 35.25

版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576-3

定价 118.00元(全三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联系 021-60839180 调换

目录

001	第一章 敏感期袁崇焕违规越权
017	第二章 崇祯亲自为袁崇焕撑腰
034	第三章 皇太极兵临城下，李自成浮出水面
050	第四章 崇祯怀疑袁崇焕有政治野心
066	第五章 京城危在旦夕，崇祯坐不住了
081	第六章 袁崇焕被捕入狱

097	第七章 祖大寿护驾，逼退皇太极
114	第八章 崇祯指定接班人
128	第九章 崇祯问大臣：你们谁是小人，谁是君子？
148	第十章 崇祯棋局中的袁崇焕
167	第十一章 袁崇焕被刷了3543刀
185	第十二章 崇祯将权柄授予太监
203	第十三章 投降的起义军又造反了

219	第十四章 皇太极围城 80 天
236	第十五章 祖大寿投奔皇太极
254	第十六章 崇祯下令剿杀李自成
271	第十七章 李自成夜袭辽城
287	第十八章 崇祯用权引发群臣不满
304	第十九章 李自成投奔闯王高迎祥
322	第二十章 崇祯祖坟被烧

第一章

敏感期袁崇焕违规越权

权臣交锋

明朝崇祯二年（1629）五月二十九日傍晚，红日西坠，落霞满天，云低风静，水波不澜。旷阔的大海中，四十八艘战舰成三列纵队排列向西疾驶。中列头舰是一艘刺桅指天的双桅虎头大福舰。

皮岛总兵毛文龙身披大氅，立于舳前。禁海以来，这一带已难见舟楫，只闻鸥鸣，不免生出落寞飘零之想。

“父亲，”毛承禄跑上前甲板，抬手一指，“来了！”

毛文龙立时浑身绷紧：“减速！”

毛承禄拿过传声筒，向露台上大声喊道：“全队减速！”

天水相接处现出一个黑点，“有多少船？”毛文龙问。

毛承禄又冲着露台高叫：“来船多少？”停了一会儿，露台上伸出一指。毛承禄转向毛文龙：“一只。”

毛文龙转身走进舵楼，紧盯着黑点。黑点渐近，看出是一只舢舨。“是双岛的苍山铁，”毛承禄眼尖，“挂着毛字旗。”毛文龙没吭

声。待近了，看清船头站着双岛守将游击毛兴祚。两船靠舷，小船扔过缆绳，毛兴祚攀上大船，单膝下跪：“报大帅，袁督师已经到了双岛，要小的来迎大帅。”

“好，他来了多少船、多少人？”

“三十八只船，二百人，督师座舰是一只海苍。”

“只二百人，为何带这许多船？”

“听说是饷银和犒赏之物。”

“哦——”毛文龙一颗吊到脖颈上的心这才归位。

自正式接到袁崇焕要来东江阅兵的知会，毛文龙就一直拿不准是福是祸。袁崇焕甫到任就禁海，显然是视东江为患，自己又尝告御状并当面不敬，那袁大督师岂是能忍气吞声的？

所以毛文龙已做好海上火并的准备。那袁崇焕与辫子兵一样，不习水战，怎是东江对手？保住东江数岛不为袁崇焕所夺应不成问题，然后再到皇上面前掰理，皇上鞭长莫及，能怎着？现在看来都是多虑，袁崇焕并无夺取东江之心。

毛文龙下令道：“全速前进！”

到达双岛已是近子时，毛文龙问：“督师何在？”

“督师不谙水性，一路颠簸，眩晕呕吐不能起身，尚在座舰上。”

毛文龙更是放心了，却也不敢怠慢，立即登舰探望。袁崇焕闻报，勉力支撑要起身，毛文龙已大步进来，见状忙上前止住：“督师有恙在身，就不必拘礼了。不知督师不惯坐船，文龙心下十分不安。”

袁崇焕长叹一声，又躺倒了：“唉！以为坐船如走平地，总比骑马舒服，不想却是难受十倍！这还是风平浪静，若赶上大风浪，怕是肠子也要吐出来！我东江士兵守此孤岛，制敌侧背，实是大不易呀！”

“我等与督师不同，早已习惯了。”

“今日是不能与将军共醉了，舟中亦不便张筵，本部院歇上一晚，想来明日也就好了。明日借将军帐房于岛岸一饮吧。”

“是，本镇告辞。本镇带来些币帛酒肴，已搬上督师座舰，聊表敬意。”

一觉醒来，已是日上三竿，袁崇焕觉着身上清爽了许多。昨日一天粒米未进，感觉腹中饥饿，便走出船舱，准备吩咐备饭，却见何可纲、郭广守在舱门口。二人见他出来，上前一揖：“大人可复原了？”

袁崇焕拍拍脑袋：“这复原了。”又拍拍肚子：“这不舒服。备……”“饭”字被噎在了嗓子眼儿，但见岸上一片“毛”字大旗上下翻飞，旗下数千士兵排成数列横队，个个挺胸凸肚。近岸处东江将官排成两列纵队，形成一条通道，毛文龙骑一匹雪花骢，挎紫电剑，立于当中。

袁崇焕手一挥：“不吃饭了，更衣登岸！”

见袁崇焕出来，毛文龙手一抬：“放炮！”数十挂鞭炮立时大响。袁崇焕笑盈盈离船登岸，何可纲、郭广差半步随在两侧，杨正朝、张思顺跟随身后。两列将官双手抱拳单膝下跪，齐声高呼：“拜见督师大人！”毛文龙下马跨前一步：“本镇参见督师！”张思顺心中暗骂，老小子还不下跪，还敢自称本镇，不知死的老东西！

“众位将军请起！”袁崇焕两手虚抬一拍，转头问毛文龙：“镇下各官来了多少？”

“共一百二十人。”

袁崇焕指向队列最前一人道：“你叫什么名字？”

“禀督师，卑职叫毛敷奏，毛大帅麾下旗鼓中军。”

“你也姓毛？毛将军公子么？”

毛文龙咧嘴大笑，举手横着一挥：“他们都姓毛，俱是敝户子孙！”

袁崇焕也咧嘴一笑，向毛敷奏等道：“你们哪里都姓毛，不过是出于不得已。你原姓什么？”

“回督师，卑职原姓徐。”

袁崇焕拍手拍了拍毛敷奏前胸：“这样好汉，俱人人可用！”然后转向众将：“我宁前的官有许多俸，兵有许多粮，尚不能饱。你们海外劳苦，每人每月只得米一斛，甚至家有数口，俱分食这米，情实痛酸，请受本部院一拜！”说着深揖下去。

毛敷奏已是眼含热泪，带头跪下，身后一百二十人一起跪下。袁崇焕双手扶住毛敷奏：“快快请起！”待众人起来，又道：“本部院此次带来补发饷银十万两。只要你们一心为国家出力，自后不愁无饷！”

“谢督师！”

袁崇焕走到士兵队列前：“呵，好齐整的队伍，好雄壮的军容！毛将军治军有方啊。”

“都赖皇上天威！”毛文龙嘴上说着，心说原本琢磨和你开仗的，不带精壮行么？

听到“皇上”二字，全体士兵刀枪高举，振臂三呼“吾皇万岁！”

毛文龙露出一副志得意满的神态：“请督师上山入大帐。”

袁崇焕抬头望去，见山上有一座庙：“那是什么庙？”

“龙王庙。”

“好，我东江将士靠了这大海，才有了立足之地，也才成为一支牵制鞑子的海上之师，以后还要靠龙王的保佑，所以这龙王爷不能不拜。走，先拜龙王。”

“督师拜龙王，本镇先安排小的们去备下供品。”

“不必了，本部院不知山上有龙王庙，不知者不怪嘛。龙王富有大海，心胸宽着呢，知我心诚，必不计较。”众人上山进庙，见案上燃着蜡烛，摆着散香，袁崇焕道：“看来这庙是时常有人照应着。”

“我等就靠龙王照应了，怎能不照应龙王？”毛文龙说罢哈哈大笑。

“不可喧哗！”袁崇焕道，然后拾起三支香，就着蜡烛点燃，双膝跪倒，身后众人也一起跪倒。袁崇焕口中念念有词：“龙王在上，崇焕不知龙王金身在此，未备心意，只此一香一拜。王知崇焕意诚，必不责怪。祈王保我大明江山永固，四海升平！保我东江将士平安，固我边防。”

然后又心中默祷龙王保佑此行计划成功，三叩首后，起身将香插入香炉，转身出了龙王庙，向众人道：“本朝开国，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初在鄱阳湖、采石矶大战，后来一直打到漠北。水战固然胜，马步战也胜，才能驱逐胡元，统一中国。现在我辽东水师只能在水上自守，鞑子不下海，难道能赶他们入海打水战么？所以水师必须也能陆战。”

毛文龙可不想听这些，一挥手：“你们都退下吧。”伸手将袁崇焕延入帐房。正厅已摆下一张圆桌，毛文龙道：“来到东江，文龙是主，督师是客，今日本镇为督师接风。”

“什么？”何可纲大怒，“东江不是袁大帅的辖地么？！”郭广也怒目而视。袁崇焕抬手制止，微笑不语，毛文龙也不计较。二人分东西坐了，毛文龙道：“督师昨日水米未进，今早想来也起得晚，未及进食。”一招手：“摆食上酒！”

酒菜摆龙式上来，“不错，早是饿慌了。”袁崇焕答着伸头看菜，见是烧鹅，蘑菇炖鸡，芝麻凉糕，有一碟一碗却是不曾见过：“这两道菜是什么？”

“这是清炒雄鸭腰子，是补身体虚劳亏损的上品。督师昨日过劳了，给督师补补身子。这是白煮猪肉，所谓‘冬不白煮夏不爇（ào）’。还有一种‘包儿饭’，是辽东俗尚，将精肥肉、葱、姜、蒜切碎拌饭，以菜叶裹之蒸熟，喝过酒后与督师品尝。北方习俗，五月降五毒，当饮朱砂、雄黄、菖蒲酒。今日请督师饮菖蒲酒。”

“好是好，只是本部院有心中话要与将军说，请屏退左右。”

“那督师身后……”毛文龙指着何可纲、郭广、杨正朝、张思顺。

袁崇焕扭头对四人道：“你们随这几位弟兄去吃饭。”

“对，你们都去吃饭，”毛文龙冲着手下吼道，“伺候好督师带来的弟兄。有不周到处，我扒了你们皮！”

待众人退出，毛文龙举杯道：“这头杯酒，本镇先恭贺督师加授从一品的太子太保銜。督师有话，请饮了这杯说。”

“多谢！今日理当尽兴。酒席宴上无老少，又只我二人，咱们只作兄弟间的推心置腹，如何？”

“那敢情好，文龙就高攀了！”

“不过，崇焕不胜酒力，各自量力而行，干！”二人碰杯一饮

而尽。袁崇焕放下杯，看着毛文龙举壶斟满，忽然长吁一声，念出数句来：

杏花飞帘散余春，明月入户寻幽人。
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苹。
花间置酒清香发，争挽长条落香雪。
山城酒薄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
洞箫声断月明中，唯忧月落酒杯空。
明朝卷地春风恶，但见绿叶栖残红。

“督师在念诗？”

“这是苏子瞻的一首古体诗。”

“谁是苏子瞻？”

“前宋大词家苏东坡。”

“啊，苏东坡文龙可知道，只是这诗文龙听不懂来。”

袁崇焕略觉扫兴，心想你毛文龙也是读过几年书的，都就饭吃了？他是想借诗劝毛文龙见好就收，不要落个“明朝卷地春风恶，但见绿叶栖残红”，不想这呆鹅满不懂。“崇焕知毛将军行伍出身，好，再拣一首白俗之作读来。”遂朗声道：

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
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

“好听，好听。”毛文龙笑容可掬，“文龙虽是个粗人，但这首诗听懂了。是督师大作么？”

袁崇焕笑道：“还是苏东坡的。”

“只是‘但寻牛矢觅归路’一句不大懂。”

“酒喝多了，找不着家了，只好循着有牛粪的路走。‘牛矢’就是牛拉的屎。”

“哈！好诗，好诗！原来这大文人也说粗话，还入了诗，有趣有趣！请督师再吟一首苏东坡的。”毛文龙举杯饮尽。

“不是吟，是诵。”袁崇焕有些着恼，这蠢驴根本没明白自己的意思，“好，就再诵一首苏轼的。”袁崇焕端杯起身背手踱步：

霹雳收威暮雨开，独凭栏槛倚崔嵬。

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

野老已歌丰岁语，除书欲放逐臣回。

残年饱饭东坡老，一壑能专万事灰。

毛文龙摇摇头：“这首就不懂了。”

“宋元祐八年哲宗亲政，重新启用新党。苏轼属旧党，第二年就被贬惠州，再贬儋耳。元符三年哲宗去世，徽宗继位，起复元祐党人，苏轼接到除书，内迁廉州。但他虽是‘报国心犹在’，却‘心似已灰之木’，当年的豪气全无，只求一饱饭，一栖身地，第二年就死了。唉，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

“那是！他一介书生，无兵无地，能怎着？”

袁崇焕这个气呀，这小子是生不能五鼎食，死也要五鼎烹！只有摊开话明摆着说了，遂话头一转：“听说将军强抢民女为妾，可有此事？”

“这是哪个嚼老子舌根？文龙是收了一女，可不是民女，更不是

强抢，是她爹巴结文龙，主动送的。说起来还是督师当的大媒，哈哈……”这话把袁崇焕说个云里雾里，刚要发问，毛文龙又道：“督师禁海，她那当皮货商的爹无商可做，便想谋个官儿，就把女儿送与我，这不是督师保的媒吗？哈哈……文龙给了他个水师参将。”

这家伙倒是全无忌口，当吃就吃，想说就说，全无心肺，只有再挑明些了：“崇焕有一良方，不知患者肯服此药否？”

“督师要给文龙服药？文龙有何病？”

“心病。”

毛文龙一拍大腿，嘿嘿笑道：“不错！文龙海外八年，屡立微功，却被谗言，心中哀痛，有苦难言，何药可医？”

“将军久劳边塞，不思故地乎？杭州西湖尽有乐地。”

毛文龙先一愣，继而大笑，再干一杯：“久有此心。但文龙久在前敌，唯有我知道东江情势，了解鞑子用兵。再者，目今朝鲜文弱，等灭了东夷，可袭而据之，亦是文龙要做之事。诸事做毕，才是文龙归乡之日。”

“大敌压境，朝廷无暇远略。至于毛将军所做和要做之事，朝廷当有代劳者。”

“此处谁代得？”

“自然有人代得。”见毛文龙狂傲不逊，袁崇焕言语间亦带了火气，“功遂身退天之道，何况将军微功不多，劳师糜饷不少。审量其宜，能无履薄临深之感？将军就不惧雷霆之怒、斧钺之严么？”

毛文龙二目圆睁，手按剑柄：“依督师所说，文龙不唯是多余之人，简直是有罪之人了！可皇上却不是如此说，何来雷霆之怒？督师有尚方剑，文龙亦有尚方剑，哪个敢加我斧钺？！”

见毛文龙动了肝火，袁崇焕知道劝无用，激亦无用，只好强压下

怒火，举杯道：“酒伤肝，将军喝醉了，才有这般大火气。将军虽是皇上信任之人，但辽东海外只我两人之事，必同心共济方可成功。崇焕不过是提醒将军为而不恃，功而不居，我二人才能相协，事才可为。”

毛文龙松开按剑的手，向后一靠：“哼！被谗言，乏粮饷，缺器械，少马匹，如何相协？”

袁崇焕探身向前：“只要将军同意整编营伍，服从节制，设置道厅，其他事都包在崇焕身上，如何？”

毛文龙先是盯了袁崇焕半天，才道：“文龙不明白，请督师细说。”

“更定营制，另设移镇，分东西节制。设东江饷部，专责由宁远运达钱粮，并设道厅稽查兵马钱粮实数。”

毛文龙又仰尽一杯，慢悠悠道：“本镇哪有不服从督师节制的事？只是东江营伍俱为一家，恩义相连，不知督师如何整编，难不成要拆散我一家人？至于别设移镇，督师为统一事权，才把关内关外诸镇合为两镇，却要将东江一镇再分两镇，分明是督师要分本镇的职权。东江往登莱买粮很方便，所以设置道厅一节，不过是疑本镇冒领冒报。督师如此猜忌，何来相协？”

“此话差了。我大明二十一镇，哪个没有司粮草的道员？这是为向朝廷有个交代，好堵了人家嘴。至于分镇，是因宁远、皮岛水陆遥远，仓促事起，转调费时，贻误时间，恐成大错。受命临敌，理当审时度势，攻防布阵随事更移。好吧，既然毛将军有疑虑，诸事暂缓。”袁崇焕端杯起身，“这里现有多少兵士？”

毛文龙警觉起来：“督师何故问起这个？”

“明日阅东江将士骑射后本部院就要回去了，回去之前本部院要犒赏在岛将士！”

毛文龙才放松下来，也站起身：“谢督师！加上我从皮岛带来的，共三千五百人。”

屠龙祭龙

袁崇焕的大帐设于双岛最高处的山上，转天吃过早饭，毛文龙就来见，二人并肩站在山上观骑射。山下较场人喊马嘶，往来驰骋，骑术射技不论，倒也十分热闹。阅兵毕，袁崇焕吩咐颁赏，毛文龙道：“本镇去叫孩儿们来向督师谢赏。”袁崇焕点点头，返身进屋。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参将谢尚政进来：“禀大帅，毛将军率东江将官谢赏来了。”

袁崇焕正在写字，头也不抬：“请。”

毛文龙大步进来，一边抱拳揖着一边走一边扯开高门大嗓：“督师啊，文龙率小的们谢赏来啦！”

“好，好！给毛大人看座。”袁崇焕放下笔，“足数赏的么？”

毛文龙大咧咧坐下，“按督师吩咐，将官每人五两，校官每人三两，兵士每人一钱。”没发现杨正朝、张思顺已悄然站到自己身后。

“既如此，镇下各官何不俱来见？”

谢尚政听着，不等毛文龙回答就跑了出去，一帮高矮胖瘦老少不等的军官就脚跟脚进了来，齐齐地作揖躬腰：“谢督师大人赏！”

“本部院是代圣上行赏，要谢就谢圣上。”

众人又齐道：“吾皇万岁万万岁！”

袁崇焕突然正色道：“请尚方剑！”郭广高声答应，从剑架上取下尚方剑，立于袁崇焕身后，众人都愣住了。“毛文龙，你知罪么？”